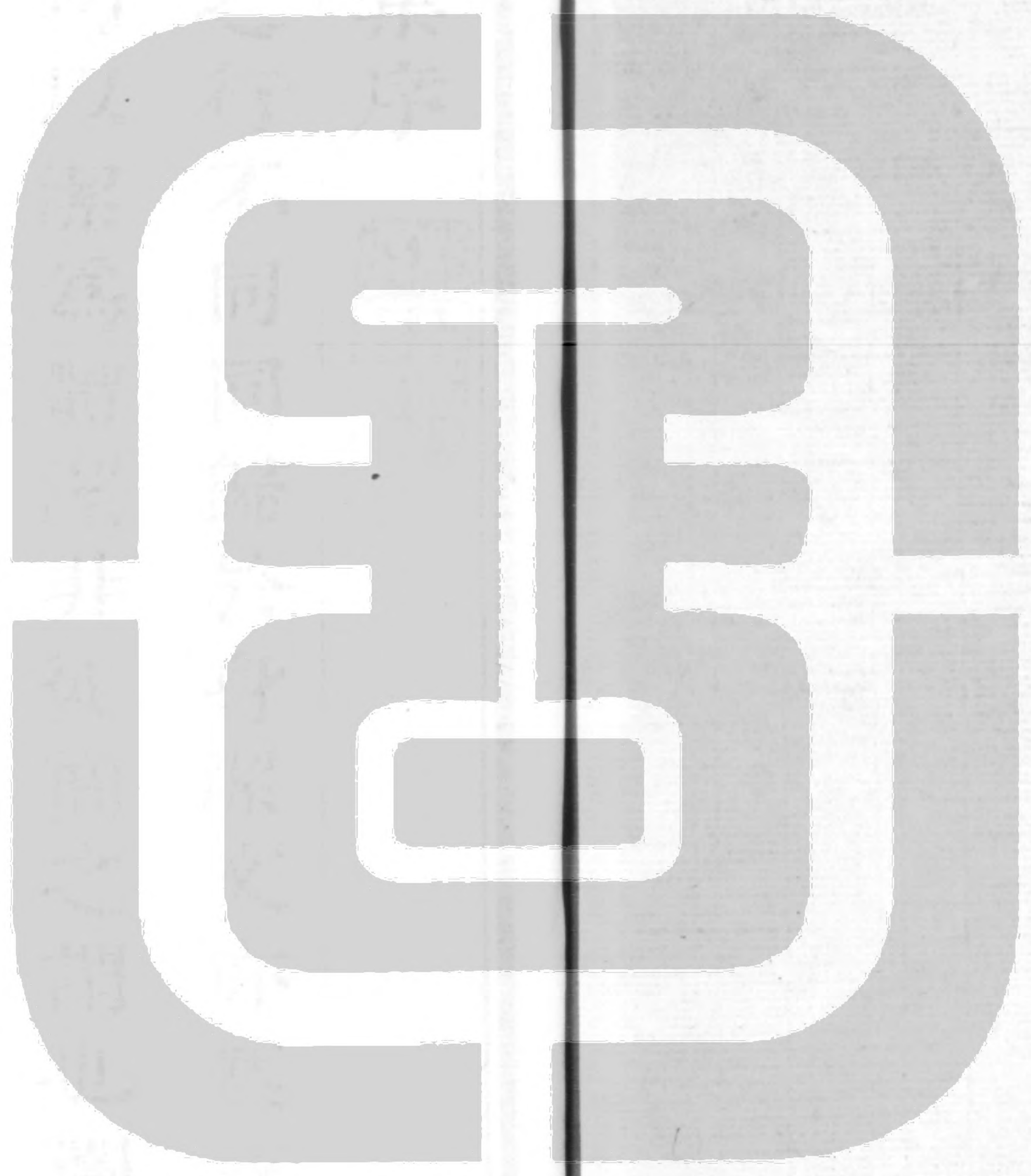




砥齋集

禮

砥齋集序
 聖人之行
 或正均
 清之氣
 氣無以
 之祖濁
 氣為地
 不濁不
 足以資
 草木之
 蕃一藉
 穢蕪
 去其蕪
 乃所以
 無非資
 於清也



砥齋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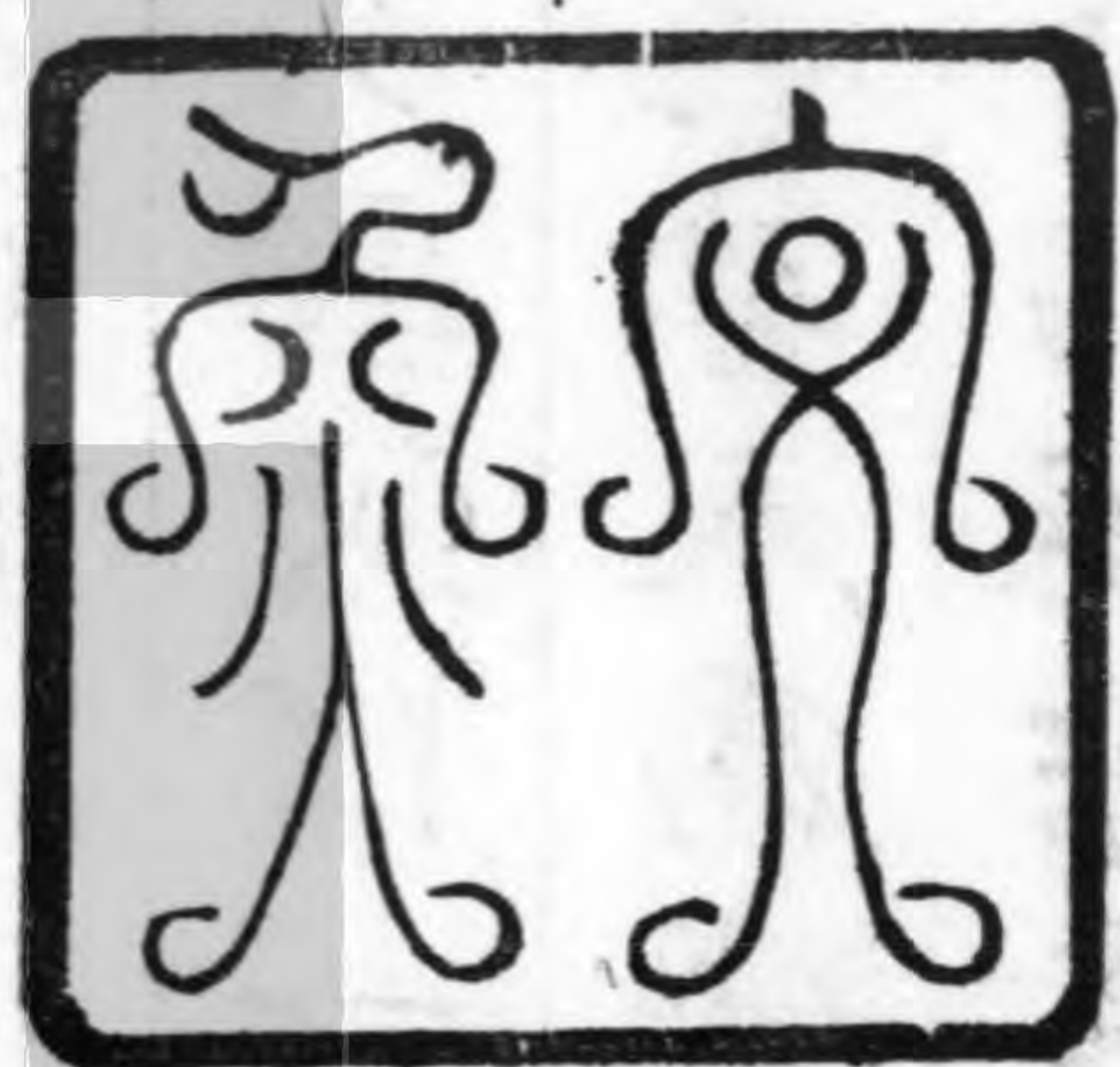
聖人之行不同同歸於身潔文亦然或長或短或奇或正均以潔爲體潔非徒簡之謂也瀾翻千變而至清之氣自孤行於其間否則卽寥寥數語局局自慎氣無以行之蕪實甚濁實甚矣惟天得一以清斯潔之祖濁氣爲地不濁不足以資草木之蕃一蕃輒蕪天必每歲有以清之付諸秋冬霜雪去其蕪乃所以仍俾其可蕃夫然後知蕃之資於濁無非資於清也

不有殺機不能爲生機昔人謂善將兵者去其士卒之半善讀書者去其書之半余謂善作文者去其文之半然去半非徒去之謂也陳者去半則新者增半非推陳何以致新哉卽陳是新本濁能清超然霜雪之上吾尤重冰焉霜雪因清以爲清者也原無所染其清易冰因於水泥土溷之乃能判若兩截成其獨潔此爲難耳至其費力亦與霜雪不同霜雪係忽結之清非關層次冰則從秋水時泥土漸澄而後入冬

呈其清象訂不謂其力乎黃河之濁冰仍可結力之鉅足以掃濁而敵之也唐人曰冰雪淨聰明又曰一卷冰雪文咸尊冰次雪又曰一片冰心在玉壺則專尊冰矣余與無異之尊人爲齊年世代已殊家學彌茂新刻砥齋集請余爲序綜其體裁覈其字句一一高潔恍然紙墨之間一以爲霜飛一以爲雪集諦視之莫非冰凝也天地嚴凝之氣萃於西北雖春夏而嘗若秋冬無異居華山下爲霜雪爲冰實終古不散

高潔之致挾華山以入硯田固宜吮毫在塵外有疑
其文之何以至斯者華山神能言之

晉安黃文煥拜題



砥齋集序

今之爲文章者蓋有二途焉曰秦漢曰唐宋而各適
其途者則每自持一說互相譏詆卽素稱同學者曾
無恕詞余甚惑焉夫所貴于作者期能自成家爲可
傳而已毋寧寄人籬壁下尋蹊逐徑方稱能事哉故
文章莫尊于六經而子雲氏謂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六經之未始相同也固已若夫唐宋之異于秦漢亦
猶秦漢之不能不異于六經何也時使之然也後世

序 南片一
綴文之士好尚遂于是乎分而筆力亦各就其所近
乃必指異已者而非之似欲不與之共壇坫焉夫豈
可哉度其意若非肆其譏詆則無以高自標舉稱于
當世故取當世所亟稱者而求疵索癥力攻極毀自
以爲得意而耳食之流遂從而疑之曰某也非所稱
當代之宗工者耶而若能瑕指之若此若誠賢也乎
哉盍思龍門扶風固所稱巨史才也昌黎柳州廬陵
知山皆所稱大家者也不聞其誹人以自見而皆爲

千古文苑所不祧亦可以廢然返矣余友王子山史
博學彊識所著富有先以砥齋集繡之木卽與秦漢
唐宋人作合編而並皮之鮮有能辨之者其爲成家
而可傳也無疑顧文枝也行爲本果能篤氣誼辨義
利卽片言拱璧矣苟不其然雖著書等身于世道又
奚裨焉余聞當闖逆之亂王氏以司馬裔索餉不貲
時山史兄弟凡六人且析箸久皆欲偕行山史毅然
曰不可同罹其毒無益也余當獨往以觀其變卽鄉

里咸懼不測而卒能出險而芘其家又弘農諸巨室
避地太華山中山史之待菴在焉會他往寇襲登山
比退人皆爭識其遺以有之且有為山史識之者山
史歸曰皆非吾之所有也毫無取嗚呼臨難不避見
利不居此其人為何如者山史懿行固不勝書而余
獨樂道此二事為可以風然則是集也豈獨其文之
足傳也哉

康熙八年季夏同學弟南廷鉉鼎甫題於萬松山房

砥齋集卷之一上 序

壽丘申之先生七十序

舉山王弘撰著



辛卯秋七月二十有三日申之丘先生覽揆之辰時
先生年七十矣子文學如磐以養志聞客知丘氏者
僉舉觴介壽以王子與如磐友善習先生屬詞洗爵
焉余謝弗敢承謂詞不乏人也且告三多祝五福廣
徵洞淵而幻求度索壺盈尺鴻縈帶若是者人亦不

乏詞余何述焉無已則請聞客之所以觴焉者先之
可乎客肅然斂衽曰先生少失恃卽致骨立事嚴君
色養備至篤怡怡於兄弟宗族鄉黨無間言將以敦
忠厚而革浮薄可以勸矣其以是觴王子曰行之原
也然先生方懷明發而念棠棣無已也請其次客曰
先生少長勵志師事伯父司徒公傳其學名藉甚諸
生間試輒冠軍重自樹羞言門閥爲文詞祛軋苗駢
麗駸駸乎入韓歐諸君子之室將以正俗學而崇古

處可以興矣其以是觴王子曰德之華也然先生方
盡擬議而圖久大不怠也又請其次客曰先生兩仕
爲學博其在頴時頴方有寇患先生卽進諸生而告
以祖宗三百年愛養之恩率登埤無晝夜寒暑城
賴以全新學宮立社課而頴之文風丕變其在鄞也
一如其在頴時職無廢事而贊理有績位固無大小
將使循分者勉而素餐者愧警臣工肅朝常可以風
矣其以是觴王子曰猗政之效也然先生負經濟才

不獲展施當世與天子爭可否籌畫大計建治安
之勲而僅以明經學博自見未幾逆闖作亂乾綱絕
紐先生方悲烈士之暮年而眷宗國之如昨未有涯
也更請其次客曰先生以甲申之變解印綬歸隱居
讀書教子弄孫屋不蔽風雨八口嗷嗷而先生方怡
然自足先生素慷慨然諾排難解紛識者謂有齊侗
儻士風至是退伏一室席茅蔭杞柳不復與人間
事或說先生命如磐出可博一第療貧先生漫弗應

謂吾終不以貧累志而如磐亦情不干進臥袁安之
雪耕茅容之雨循循謹謹以事親楸楸梗梗以立身
識與不識無不謂丘氏忠義慈孝之相際以有成如
此也將見一堂之上融洩致則福祿昌矧壽無疆寧
有旣乎若是者真可以觴矣王子羈然舉手曰善哉
客之所以觴先生也余又何益焉抑余聞之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以爲先哲之美談乃宗敬微之致惑
也曰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

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則又爽焉失及讀史至
潘安仁進不得意退賦閒居歎巧宦而自謂拙者之
爲政說者以爲名與官身受之而用親以市益以知
隱之難居而不仕者之未爲極則也其惟上示爲訓
下奉爲軌無矯於聲色不變於始終如先生之父子
間者然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可以沒齒而無憾誠
使世之縈情好爵而借言博升斗以爲養與仕宦不
達而聲稱逍遙松筠以爲高者聞先生之風有不廢
然返赧然汗下者乎善哉客之所以觴先生也而三
立具備忠義慈孝之旨章章矣余又何益焉益之則
固所謂人不乏詞者也嘻先生方且齊古今如且暮
而我與若猶侈神仙之術楊松喬之年是鳳凰已翔
於九天之上矣而瞻苞采者矜詡夫高岡也將不爲
嵩岱之塵淮海之霧者幾希矣客曰然遂書之請防
以進

辛卯聞見錄序

辛卯聞見錄者丘子如磐錄其日所聞見以成書者也曰辛卯者甲子編詩丁亥命集陶劉之志也秋日王子將西歸且行丘子出以視王子屬弁言王子讀未終卷大而講道經國小而記事識物勸懲之旨備焉王子曰甚矣如磐之於學也可謂勤矣吾竊自愧放浪吳越間一歲有餘目得之所閱與耳得之友朋之所述百千詞而不能殫而吾曾無片劄尺楮存於

笥中如磐伏跡里開懷鉛握槩不出一室而謀及萬里日月幾何卷帙遂積何其勤也吾嘗覽說郭稗海所收諸書連物徵類窮幽極微歎古人之博學強記今以如磐錄方之又何多遜焉抑吾有告於如磐者泥濘五寸須說一尺此古今之通弊也又昔聞言於章子有人於此善惡參半舉其善焉其惡者特不言也而其人已曾閔不過矣舉其惡焉其善者特不言也而其人已桀跖不過矣本一人也隱顯爲言而判次

若雲泥况益損爲言乎吾時佩服以爲名言然善善長而惡惡短春秋之義斯留心著述者所不可不知也如磐懋之班馬在門離酒在席搖筆漫書言無序

南鼎甫詩序

吾鄉學士大夫類無不談渭上南氏之學者余聞南氏之學始自文成蓋昔文成以理學冠一代功業煥然成言斑如南氏之先實遊其門以世著勲名凡五傳矣至今鼎甫鼎甫卓犖自命不可一世弱冠登賢能書絕聲色裘馬之好構容庵酒水上纔足蔽風雨昕夕其中於四子之理百家之說及古今盛衰成敗之故得失是非之略無不晰若指掌余每過從雲霧

窈窕顏色鮮好而挹其氣欲橫九州而聽其言若河漢之無極使以膺天下大任奏效治平黼黻太平無足少難者則且喜南氏之學日益昌而嘆文成之澤未斬也虞侯守石艾爲梓其近詩以余與鼎甫天交邂逅不遠千里屬序嗚呼鼎甫豈僅以詩詞自見者哉然而端本合彩泱泱淅淅以紹大雅之休杜少陵之稱清新俊逸也問輕俗寒瘦者無有已珊瑚鉤之稱含蓄天成也問破碎雕鏤怪險蹶趨者無有已而

世或以虬戶銑溪篠驂魄兔欲鼓旗當鼎甫者及鼎甫一言出則莫不廢然返蓋鼎甫之功於詩以功於世亦偉矣窺一斑而得豹嘗一鬻而知鼎虞侯其爲之發嚆矢乎抑余聞之大函騷變而爲選郊蘇李而禘張衡柏梁梁父祧矣漢其室事魏其堂事晉猶在祚餘悉在祊波流無騷非無騷也善哭者無情而不哀騷之優孟也繹祊無選非無選也雕幾工而大樸喪選之栝椽也有族有祖比而合之一當衡石鼎甫

探源窮流富有日新根於天性以求於韶武雅頌之音此其昔人以稷契自期者耶夫滌陋習振古學而上追本始下懸正的崛起一代與二三君子鼓吹風雅是又吾鄉文毅之風所未墜者也

題自注華山記稟

辛卯春舟次金焦之下談子長益遲余於百尺樓頭酒半談子出于鱗華山記屬注余寡學無窺於作者之旨奚注哉獨以余生長山麓知山之狀而余又好遊每歲中秋輒問月其巔故自謂知山之狀者莫余若也談子因請談隨談隨筆酒畢而注意其不文固矣余旣西歸談子亦北征瞬息間如隔世人生離合之故豈不可念哉吾道未墜二三子落落如晨星江

邊音書阻絕誰爲余問談子歸否寒笛不寂寞否金
焦無恙否卽今視昔有不勝其慨者而後之視今固
可勿論也

重修大羅洞序

凡祀不載諸典禮君子弗舉以爲其祠之濫也在唐
狄梁公嘗毀之矣而近世莆田林見素節鉞江右復
梁公故事土木之像至纍纍蔽江而下錫山邵國賢
爲作頌美之迄今彰彰傳藝苑勿絕也華山東二十
里許有大羅洞者里人祀唐韓湘之所作也攷世系
表湘字北渚第長慶三年進士官至大理丞爲昌黎
文公從孫當文公貶潮州時北渚實從行文公數見

之詩雖平生無所表見然能左右文公於患難之際則其恂恂孝謹亦有可徵者而後世顧詫之以爲仙謂雲橫秦嶺雪擁藍關北渚蓋先言之矣不知牡丹見詩別有一江淮術士爲文公族子今文公遺集有贈族姪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者疑卽其人也於北渚奚涉焉而乃舉而歸之北渚至以北渚爲文公之姪則并其家世而易之然北渚有遺祠享俎豆於世顧翻以此得之甚

矣異端易惑而吾道之難也斯亦事之可爲捧腹絕倒者矣茲土非其生產與素所遊歷過化之地其祀之尤無據而里人言百年前有耆老入山禱雨蓋嘗遇北渚云故歸而祀之有求輒應他吉凶得失卜之亦無不以其類告以是里人德之此其說誕甚無足爭者今且重修薨宇更飭丹雘而羣詣予乞一言以章其事余旣歎北渚蒙千載不白之誣而無以梃里人之爲將以正其爲江淮之術士而又有所不可故

聊書其事以俟後之君子萬一有如狄林二公者復作知其爲有唐進士而大儒骨肉之屬也則尙可勿毀也

送南鼎甫任柳州府推官序

渭上南鼎甫博學有文行與王子交甚善也壯而筮仕爲柳州司李瀕行王子載酒於道酌而送之重之以詞曰柳隸天下西南徼古爲夷椎髻卉裳攻劫鬪暴而已耳奉中國法令誦說詩書習仁義才千餘年明興以來與慶遠並爲盜區山獐海獠非時竊發先達嘗患之焉今吾子爲專官司訟獄在位謀政則哀矜之道盡之矣余聞子之先大宗伯公者綜經術其

論是官也以溫厚和平爲最彼天下無事時地非遐
陬人不異俗猶斤斤若是况其在柳於今又軍旅之
際矣余是以知匪徒剪暴務先煦悴甚無謂其言何
平平爾也前是客或私告余柳瘴癘之地極遠難治
鼎甫斯行也當憂形於色今而覩子之狀則浩浩得
也子誠有志之士乎哉天下東西南北至寥廓也古
今至邈也其中老死里閤與草木同湮沒者何限而
侗儻非常之人往往鞭策萬里立功殊域卒以光於

史籍夫丈夫有四方之志而又何戚焉子行矣余聞
柳山水多奇絕讀子厚諸記輒爲神往會少暇余將
擔簦徒步來遊且以觀子之政矣於是停盃振袂爲
之賦雄雉之卒章鼎甫唯唯爲之賦小宛之四章而
別

送華然張君陞漢中府教授序

華然張君之司教於吾華也居五年所而遷漢中教授以行則秩加一等矣余聞之司教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皆師焉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槩出入不悖所聞然後可故稱難也而君之司教也實以此自任檢身澤物談經說義唯日不足見一善揚之唯恐弗彰一不善誨之唯恐弗更旣復隱之唯恐或聞也且夏

楚不煩束脩不問而困苦疾病至有不能自託於學者皆於君資之卽邑或有利害因革諸大故當事者間勿之悉人惴惴待命而君已條本末策便宜爭之不遺餘力皆剴切中窾要故華之感悅而謳歌者匪一朝夕而今聞君之遷所以惘然如失其怙恃也者不僅在宮牆之士矣夫漢中者古所謂西川襟喉而今用武之地也 朝廷迫欲見君才將有社稷民人之寄焉而先試君於烽煙刁斗之際以觀其禮樂文

章之用君生長西塞折衝禦侮之略不越樽俎馳馬橫槊馮珧利決亦技時思露治賦治旅寧渠不彬彬孔門之彥哉而君又春秋未衰矯健倍人 朝廷之所爲以才需君者必更有在卽君亦何有於百里也若教授之秩雖視今有加所職顧無異焉教育之方卽君之已效於華者舉而施之畫如也奚足以爲君言而君之行也龍岡天臺之間生徒相賀而華之士獨不得如道州故事詣 闕而請留則古今時有不

同而勢之所無可如何也此華之士莫不有戚戚擊
惻其心者而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與

贈邑丞徐鼎生序

國家之制縣有尹掌教養民事而丞爲之貳其縣里
不及二十者不復設丞謂土狹務簡斯無所事丞也
丞所職有三或以馬以河而華陰則以糧以糧則天
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勤惰皆得以調劑而均節之
一如尹顧官秩豈有崇庠君子事君爲國固無之不
宜焉矣時華陰爲丞者鼎生徐君徐浙望族也而君
少讀書工文章尤以慷慨急難千里慕義乃旣不得

志於有司遂折節謁銓部授今職云君任丞事不一
年事靡弗舉當事者以君爲賢於是徵君至省治一
切餉則餉靡弗治蓋君潔以持已誠以待人而又才
實足肆應故綜實課效御史中丞且特下檄書勞焉
會學博劉君病卒於官貧無以殮二子束手就殉君
聞之爲舉橐具棺衾遣歸其里此其行誼雖今之居
尊官崇秩職宣助教化者以君方之宜何如也乃余
竊有感於唐孫伏伽張玄素之事矣夫伏伽玄素初

一令史輩耳後並爲大臣垂名青史論者以玄素銜
愧於太宗之詰而伏伽對人言舊事絕不爲隱謂伏
伽所處爲優今君年甫強四方之略已具天子方加
意得人待以不次君其爲伏伽玄素未可知已唐事
猶云其遠者也在明盛時徐孟暉以江陰掾史卒晉
大司馬李滄溟嘗稱其趣人之急甚已之私君將無
待之而興者耶而要以異日者能爲伏伽之無隱則
君固翩翩豪傑之士矣

賀動字雷先生壽序

代楊樹滋

關中有孝子動字雷翁者今文學成九君父而前樂
城令陽生君大父也翁幼有至性敦門內行故人謂
爲雷孝子最著云歲丙申翁春秋九十有七矣顏色
華粹齒無或敝髮轉玄接賓客步趾有儀罄折無慢
容竟日不倦強年者顧弗如吁矍鑠哉可不謂國家
之瑞當今之希覲哉五月六日翁誕辰也鄉諸大夫
相率造翁庭賀翁壽授簡屬洗爵之詞余雖不文敢

不拜命之愿余聞之昔揚子之言壽也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翁逮事父子建翁孝養備至沒爲廬於墓三年孺慕不衰撫其弟以友于聞與人交坦易終始無忤揚善隱惡多陰德又好讀書於古忠臣孝子貞夫廉士之節靡不章章悉厥端委居恒言必謹行無踰軌以是進有善述退無憎喙蓋百年如一日也斯言也余獲之孝廉王子伯貞伯貞與陽生君善而余同年友每爲余誦說無絕故余稔翁素狀匪自今始

矣然則揚子所稱仁人者翁非其儔耶乃余於此獨不勝慨慕之私焉世風之下也右巧僞鄙長厚窮居戚戚苟富貴則沾沾恣所爲嗜欲燹其內聲色灼其外故享年數率不古若雖日竊度索之桃引挈壺之泉無益也凡翁之履無一於是則翁所以自致期頤者有道焉固司命之所不能制其算矣設一日者天子嘉惠海內復古者養老之禮舉三老五更之席執漿親饋執爵親醕詔有司上德行年耆高者名余

知舍翁其無與歸矣又豈獨使加六豆於鄉已哉余
初聞成九君能其業弗竟其志而陽生君以壯歲掇
巍科筮仕四方比余過藥城藥城人戴陽生君如戴
其父母夫樹績於時章令譽於先人儒者之孝丈夫
之所有事也今諸君往賀翁也翁且有宴禮備而樂
作子爲持竿孫爲進履琴瑟歌管奏北山白華之什
諸君覩且聽焉能無脉脉動懷與嗟乎是仁孝之享
也可以風矣或又言子建翁當八十時遭棄疾翁輒
割肱以瘳錢牧齋太史傳之矣然翁所以重者不盡
在此也於是旣次其語以應諸大夫之請退而私爲
之紀藏之中笥以俟執彤管者上石室焉

壽屈肅卿先生序

自余舞勺之年而已心稔邑之有肅卿先生者賢先生瓌容嶽嶽博通弘衍恢恢乎不可一世也素不問生人產獨以詩酒自娛間遊狹斜呼盧一擲百萬或謂有南郡劉毅風然周人之急赴人之難慷慨然諾余竊儀其爲古布衣之俠乃余數與之遊論四方風俗要害洋洋纒纒甚具余竊聽而慨焉人生百年須臾耳跼踖州閭之內齷齪米鹽之務問當代之故所

宜興華者何在地南北所便宜何若輒口噤莫爲應
卽令掇一第奉命任社稷民人責其所措置槩可知
也先生少有四方之志足跡遍三陲所至必考其山
川向背古今成敗之故故言風俗風俗便言要害要
害奇中苟得仕四方信所往其功名何可勝道乃困
於諸生間三十年不得通而今且七十矣雖世道日
新糾紛不至無人而懷奇好修曾不獲少表樹章顯
業困頓以迄今日也騏驥伏櫪鳳凰在笱人之所遇

有命哉此者余詣先生先生爲園一區具臺池
欄檻之美花竹水石之幽方蔭杞柳席茅靡偃仰自
如也嘗爲余論老莊之指稱定神齊物可以長生又
有方士者好爲服砂碎穀之說謂可以鍊形益算此
其術余大疑焉而先生頗好之余意先生少挾倜儻
非常之氣談兵略不難以戈馬策勳萬里乃厄不見
用今老矣直怡情方外寓志於養生之言以自抑其
英雄感慨之懷耳非其本矣歲丙申冬十月二十有

四日先生初度辰同里諸子製清防以賀命予爲詞
余於先生知最深故不敢侈五福三多之說而特以
質其心之所欲言者如此先生配孺人爲余王氏與
先生年相若其強與先生等夫神仙同升並舉之事
吾不敢信矣庶幾哉其古鹿門龐公之儔與

藿菴近稿序

劉子博仲人豪也自弱冠好學博極羣書名藉甚諸
生間以文豪又好飲開筵坐花飛觴醉月如長鯨吸
川以酒豪間選聲伎絲竹錯奏或呼盧一擲百萬則
豪於狹邪而門多長者坐有鴻儒急人之難甚已之
私則豪於交旣以中原寇亂連不得志於有司汗漫
南北足跡徧三陲名山大川靡所不至則豪於遊其
間興到長吟累數千篇出風入雅一本正始大曆以

後槩所不屑同儕多無敢當者故尤以詩豪然用是不問生人產家亦因以漸貧顧博仲無幾微形於色而豪自若也博仲洵人豪哉余在安陵於博仲席上得讀其藿菴近稿歎服久之而博仲命爲之序乃序之如此

雪舫近詩序

余從海內學古諸君子聞韓子石華之名久矣觀諸君子所爲贈石華之言述其流離險阻扶祖母櫬歸葬事意一恂恂至性人也戊戌過安陵得晤其從父叔夜幼平而時石華有訪戴之遊越數日歸始挹其手采接其談論奕奕嶽嶽映發四座則固翩翩詩人也留安陵三十日無日不過從文章唱酬晷漏相繼因以所爲雪舫近詩一帙屬余弁言石華著述甚奢

茲特其豹之一斑耳而各體咸備衆美悉臻蓋石華
居恒論詩睥睨中晚故其墨采騰奮翱翔漢魏馳騁
初盛而必源之三百矩之六義則其高薄雲天密比
金石有自來矣至近世公安竟陵諸家尤其所遠之
不道者石華信翩翩詩人哉乃叔夜作阮寨誌略稱
石華英偉有父風而安陵人每爲余言石華慷慨然
諾周人之急恤人之難卽古俠烈所不逮益戚戚余
心焉豈李供奉所謂倜儻高妙者流邪幼平顧又云
石華深心內典鷄鳴盥櫛梵唄鏗鏗已然後治事而
戶外履滿樽中酒飛矣將白太傅蘇端明之遺風猶
有存者斯其爲廣大教化主也與夫飛而非翼走而
非脛峙而非山流而非水余殆莫敢定石華爲何如
人也而又焉不爽然失也

賀田雪崖進士序

戊戌南宮之有試也 天子方罪邇年佞竇者 詔

旨切責在廷諸臣人人自惴也是年田子雪崖用治
易成進士對策陳帝王聖賢之道修齊治平之略甚
具皆切實中事情 天子嘉悅謂爾其觀司寇政予
將以爾理刑書焉於是雪崖在白雲司者五閱月而
始得以例假歸則取道華下徧訪諸故舊爲十日之
飲絕不以衣錦之榮速耀里門此其度有過人者唯

是孽下二三兄弟既喜雪崖之遇而又服其行誼不
違商容下車之言謂不可無詞洗爵爲賀乃咸以屬
余余操觚嘆喟蓋弗勝今昔之感焉甲申之變四海
鼎沸二三兄弟徙家窮岩邃谷之中以延旦夕時雪
崖亦奉其母太夫人適至實結鄰焉薨宇捷獵鷄犬
聞達一時有桃花源風倡和招從殆無虛日談經說
義援古究今出入諸子百家而雪崖海含地負泉湧
風發每屈一座如是者幾八年所無何山寇竊發攻

劫立盡二三兄弟皆落落如晨星雪崖且扶其母太
夫人之柩歸葬也自是睽別離索余亦伏先恭人
之由蓋衣食之不給租徭之不支雖二三兄弟所處
不同而同一坐困者又幾七年所而今雪崖始獲以
文章自見於當世天之所以困心衡慮其降任雪崖
之意誠有非偶者矣而獨如此二三兄弟何哉顧余
不佞乃於雪崖尤邴邴有進焉夫雪崖之行爲專官
也以聽訟竊以訟者戰伐之端而聽訟者禮樂之基

也帝王弼教期於無刑聖賢致知使之無訟誠以德
之難洽而物之難格者莫訟若也卽周官司寇掌邦
禁禁之爲詞亦治於其未然云爾然則國家之有刑
以致生非致死也明矣而或且以爲致死焉其孰與
之夫訟清則民和民和則年豐年豐則飲食益安而
衆益不起而鬪爭息而仁讓興而弓矢可戢而干羽
可舞然後四方風動可臻也故曰訟者戰伐之端而
聽訟者禮樂之基也雪崖懋哉二三兄弟於雪崖乎
觀嚆矢矣余是以雅古朋友贈言之義以勉爲賀而
併及以有感於今昔之故者如此

賀從兄簡生舉子序

歲戊戌秋八月從兄簡生有弄璋之慶余時爲農田
間乃釋鍤弛畚而往見之於是嘉賓滿座旨酒盈樽
兄舉爵屬余曰天不絕弘敬嗣使有今日幸也然吾
老矣幾不免於無後之憾者而今始獲之襁褓弟嫻
於詞盍有言以紀吾爲筮操縑余受命欵歎客訝之
曰奚歎也余曰弘撰蓋重念我世父之德云昔吾
祖生吾父兄弟四人而世父爲之叔吾父則

季也 仲父乃早夭艱難於亂離之際者獨 伯父
耳而今皆不及見矣何可今後人無聞也 世父生
從兄兄弟三人而簡生又爲之仲伯兄雖早掇一第
顧先逝僅留一子一孫育之使立者則惟仲兄而叔
兄道生又獨一女忻鬱休戚二兄共之耳而今皆老
矣余又何可無述也自吾 祖以力學篤行文燦國
華年未及強仕遂賫志以沒蓋亦天之所憾與 世
父教授生徒戶外之屢恒滿而情怡山水不干仕進
相牟於煙霞泉石之間者垂四十餘年天獨無以與
之乎而竟使其孫支不蕃焉吾知造化之氣有鬱而
未暢者矣夫積之厚者其發必大今仲兄年及六十
乃一索而得震則過此以往其爲繩繩振振之祥未
有艾也人嘗謂吾 父之德以爲天之所以報吾
祖而 世父位不登廊廟名不出里閭則天之所以
報吾 祖之後人卽以報吾 世父者豈其微乎顧
余益慨夫世或不服古積善而徒以裘馬炫耀矜一

時之耳目黃金在籛而子孫旋以不振比比是已雖不自樹立子孫之不賢實然而其祖父所爲遺之以安者亦非其道矣爲王氏者其將無用是勿勿乎則余今日所爲弟賀其兄之詞者卽他日所爲叔父訓其從子之詞也客曰善遂書之

送湯荆峴兵憲序

歲戊戌之冬吏部臣言潼關治兵使者湯公在職久宜陞去以藩司分守豫章之嶺北明年春二月公且行則關以西大夫惋於第士嗟於學農泣於野矣乃相與謀上狀臺使者從天子借公而卒不可得也蹙頞徬徨計無復施遂詣余乞一言以紓其思夫余今而知民猶古也是非欣怨之故有賞賚所不能邀斧質所不能禁者則直道之爲也夫余今而愈知得

民之不易也若公之所以於民與民之所以於公寧
詎不一哉一則末之能離矣末之能離而離斯愁苦
嗚歎之所以作也聞之父老卽遠代無論實數百年
來如公者所未僅見矣余嘗察公爲政蓋一本之所
學而學尤以存誠爲宗者也故其所設施率以古聖
賢自期崇厲學校篤興仁讓謀民利害不啻身家與
爲休息無事刻覈申韓刑名之習旣一切屏之不屑
而寬柔慈惠用法如不得已又淡泊自檢寡所嗜好

或以是疑公有得於佛老虛無清淨之說者余每從
公論議根極理道而知公之於儒固孟氏之所爲醇
乎醇者也蓋公自志學之年師法程朱比讀書中秘
益博綜古今逮關之始首檄修伯起先生祠有好修
能學者嘉與成就之禮下忘分此豈可以聲音笑貌
爲者耶夫公孫弘舉賢良相人主其所舉措豈有大
疵累哉而人至今薄之者誠不足也公言不苟發行
無妄動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世惟出於誠斯

上下作孚久而益信故今於公之去惘然如失其怙
恃也者千里之內有同情矣顧余竊深有感於丁金
剛之言金剛清河老人也當宋世良去清河時金剛
自云老人年垂九十見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過
人清亦徹底今失大賢人何以濟常試誦之而有不
淒然長太息想見其居上之美者誰耶夫階可遞晉
秩可遞加而仍視事如故代有行之者主爵者何弗
用至以苦我父老爲也諸大夫士若民間余言愈益
戚余乃復告之曰今 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公文武
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此河內所爲借寇恂者他日
其使公以中丞之節惠我秦人未可知也若且俟之
矣諸大夫士若民之色少解遂錄之以告御者

贈兵憲荆峴湯公序

代

不佞在昔於侍從之列獲識今荆峴湯公丰采玉立
文翰藻發卽司馬班氏其選也無何吏部以潼關治
兵使者難其人 天子念關中爲天下首據建瓴之
勢而潼關又重鎮保障三省非綜經術具方略達古
今之故者無輕畀於是吏部以公爲請而公遂西居
三年潼關之政成吏部又以嶺北分守使者難其人
又以公爲請而公復南則諸大夫相與嘆喟者久之

且介介於賢者之去也夫人臣以身許國東西南北
唯所使豈敢有擇今海內武功方彰四方漸定所戮
力盡瘁者獨西與南耳公以典禮文備 天子左右
顧問者乃一旦出車屏藩不西卽南豈舍西與南他
無所爲用公地哉以公之數載鞅掌曾弗遑少獲安
處彼優游清華出入風議以坐收烜赫之譽者獨不
可一試之疆場之務耶然不佞聞公願學聖人者也
淡川寧靜開誠心布公道而才可濟時操可激俗問

思足以明道文章足以華國竦關以來崇學厲士嘉
惠斯民去泰甚罷紛更重稼穡禁游惰每下檄問地
方孝義廉節事與夫博學姱修者令有司不時報聞
苞苴竿牘槩勿之納疆域以寧閭伍以輯比嶺北之
命甫下而父老子弟長號疾涕如失所天若不能一
日而離公者此詎可以文法得也公戒塗矣夫江右
非所稱文章節義之邦耶其君子強於禮而尚氣其
小人勤以嗇本實爲功顧好深文攻詰喜鬼而信徵

巽訟而非其上其來已久而虔州僻在一隅固荆楚
閩越之交也地采阻山徭苗蠻匪時竊發倍號難治
然趙清獻周元公之所嘗泣止也其遺教應有存者
卽遠勿論往正德間王文成實以節鉞於此建封侯
之勲迄今才百年耳而百年來指數名儒如安福之
鄒泰和之歐貴溪之徐雱之黃若何不遷而良則固
皆文成之門弟子也賢者之繼往開來興教育才其
過化之美有如此者不佞知公之往也必有其不使

古人耑美於前者在則虔之人之德也夫盤根錯節
以別利器艱難勞苦之中不世之功名以出斯其會
矣諸大夫之帳具東郊也酒酣而起爲公壽其以前
所云致吾憾以後所云致吾慶而終爲吾告公以靖
共之義尚其邀景福於神聽也則不佞拭目請更賦
江漢之什

贈張定一序

王子跼伏河濱嘯對南山而故人張子定一實霧隱
山麓少暇未嘗不過從竒文共賞疑義與析相得也
然余聞張氏之先業醫有仲融之風恒願子孫以道
術救世迨一再傳而張子以文學馳名三輔顧益善
醫精敏俊發君子以擬錢唐之絕焉劉氏選伯一日
倉皇告余曰君知張子之能乎家君蓋嘗病痰云手
足不仁累月矣藥投之罔效張子至診視之謂可計

日而愈三傑長跽以請則爲餌液升餘約日進一七藥盡疾已呼谷響答不啻也可不謂能乎三傑固寒士無可爲酬德而張子亦雅不喜三傑他言酬但曰使王子爲詞足慰矣唯是用敢謁於下執事余受簡歎曰張子賢乎哉夫鏡經之出實於仲融是其以隱德著者也而宋文稱錢唐之絕乃道度實居其一蓋亦有所自來矣卽之才有神解之譽又可知也張子賢乎哉張子儒者也篤志經術策名清時爲天子治一方起衰撫瘵其道可以醫通昔人謂讀盡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張子進於是乎然無謂天下無可讀之書也余知張子所就不但醫矣嗟乎非顏含莫致青囊余於劉氏選伯又不勝戚戚之懷焉故樂書其事以俟他日傳儒林者兼收技藝矣

贈楊振公進士序

代

關中有元周楊公者與余同年進士者也爲翰林改給諫陞奉常卿以老清風亮節傳於縉紳之口而懿德善行著在里閭誦義不休今十年往矣歲在己亥天子章征伐定遐域夫旣取鱗介而衣裳之列箚若而闔閭之矣而詔下禮部以今秋八月復舉會試如春二月例於是在職諸大夫臚局竦事罔弗慎而一時獲雋者多珥璋不佞之士楊子振公首謁余於退

朝之暇詢之則爲元周之冢孫積學多才已舉於鄉而進於天子之庭而余睽別日久地南北阻修而不及知也竊弗勝瞿然有今昔之感焉夫關中天府之國西京之業炳焉今之學者誦說詩書稱述古今人人自矜矣起而操觚恒鮮所逮卽或文不至戾法亦旣斐然有章矣而試之以事昧幾墮度竟等於膠舟木騶之爲者又天下類然矣昔與元周閒理觴咏每言及此輒爲太息久之蓋元周立朝詘華崇實始終一節故其陳治晰理振綱扶頽與夫凡所籌布一以有益於時不朽於後爲念今觀振公貌怡而氣靜兢兢若一無能者而間嘗叩以古今得失之略四方風俗之宜口談指畫燭炤衡決顧無不卓然有以自見者則甚矣振公之才有似吾元周也夫劔在匣也而出之見神馬在御也而試之見良吾知振公繼志述事將以慰元周於九京而策勲萬里垂名無疆以答天子之明賜必有在矣時其鄉之諸大夫士聞

振公將歸乃先期走使千里乞余言言振公且先言元周以爲知元周無如余者於乎此又可以知振公哉

賀郭雲瞻進士序

代霍司馬

己亥秋有詔舉南宮試天子輯武功以章文教蓋異數也時不佞列在西樞仰見寤寐求賢至意謂非常之典必得非常之人而是役也吾關以西雋者實廿有幾人焉高陵郭子雲瞻其選也雲瞻爲觀察一章公長子不佞與一章公里居相距僅一水間而癸酉同薦於鄉仕同時又皆以後先分符於曹蓋一章公之峻德大業著在內外者夫人而能知之矣而博

通子史精詣理解嚼然塵埃之表與夫世所以未盡
其用者則無如不佞知之深者也一章公往矣高陵
春秋祀一章公於社者久且勿替而有子如雲瞻早
掇巍科慷慨大略恒不可一世卽儀容嶽嶽丰采奕
奕風行玉立不啻也比來京師不佞嘗謬承質業見
其思沉而氣勇義篤而詞燦他古文詩歌亦率類是
殆所謂強毅有立者也而約躬救度冲和靜穆卽之
若靡可測退而未始不咨咨慨慕爽然自失焉不佞

昔在同寺曾爲天子相馬矣彼其範馳驅中規矩步
雖工弗取也迨歷險致遠逸足景靡若滅若沒其斯
爲天下馬矣夫獨不聞北地李獻吉氏之言乎一飽
一石斂氣凝神健力勃如日中微汗腹鱗爛如未暮
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故善言馬者莫李氏若也今雲
瞻之年甫壯行且爲國大用著勲名於旂常竹帛間
以畢一章公未竟之志譬之越西極踏東溟飲滇池
超七澤其間或爲四達之衢或爲九折之坂以至進

而仙仗天開俱於茲焉實始之乃不佞猶耿耿於漢武帝之詔也以爲跣跣之士泛駕之馬貴在御之以道故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言煌煌史冊矣然文景時任石氏之子至號萬石豈有私焉彼固見不言而躬行以賢相肖不敢自墜其教亦唯求龍駒必於窪洼之產耳而今雲瞻且卓然自以其道表樹章顯於世也其賢於古人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募修法興寺序

華東二十里許泉甘而土肥寺曰法興上人了塵居之疎林悅開士之心聲聞俱斷晨鐘省征人之夢名利頓忘法界清涼學徒肅穆余每盤旋其間不啻吾家逸少之於道林至披襟解帶留連而不能已也然攷寺緣起末知所自在唐貞觀二十二年有僧圓定曾重修之則擬其創造亦在大法流傳之始矣明太祖初定中原僧深遠者又重修之嗣是旋圯旋復

代有成績語具碣中猶歷歷可數也玄機厄兆乾綱
絕紐米脂一鼠竊兒肆毒三輔薨宇委之艸莽鉢衲
淪於荆棘象法陵夷莫斯爲甚今鴟梟伏影鴻鴈振
聲山陬海澨罔不覩白日而熙陽春而寺獨頽廢猶
故宜乎上人之觸目愴懷慨然以重修爲已任也唯
時已亥之冬同雲初布余方臥獨鶴亭待雪上人剝
啄詣余屬言勸輸余久之無以應上人不辭余笑曰
無庸上人弘慈悲願開布施門堅淨信種滅慳貪垢

於此弗輸其無與於龍華之會可知也苟其敬禮三
寶則大地衆生本同此心應有以檀波羅蜜得度者
歸而具尋師在焉又奚以余言爲行矣上人今正

具

壽邑侯劉端伯詩序

庚子冬杪余抱幽憂之疾幾不起方閉門謝客有羣
集剝啄者啟之則嶽祠之右居人也齷者卯者於思
者甚衆長跼而言曰今邑侯胸陽端伯劉公者愚儕
誠不知其於昔賢宜居何等獨愚儕世居嶽祠之側
常以供商旅之往來受其酬金爲業年來干戈搶攘
豺虎夜遊居者行者咸患之公惻然爲計畫設重圍
繚以周垣嚴關柝之令令啟閉出入咸有節愚儕得

安居無憂所業賴以不廢此則公保障之一端也愚
儕圖所以不忘公者唯祝之言耳敢以請吾子予伏
枕應曰公之政章章在人耳目闢矣邑必有能言之
者僕不文無以爲公愿衆曰愚儕蓋聞之公博學善
鑑每以吾子之文爲不戾於古法且亦常以國士遇
吾子矣奚辭爲敢固以請予顏汗沛如曰惡何敢承
也顧僕有志焉今甚矣憊未能也衆益進曰雖然愚
儕舍是無以報公德舍吾子之言又恐非所以悅公
心也望吾子強起少有言焉如是者三予嗒然無以
應因憶嚮有春雨篇一首私爲公壽其稟藏在巾笥
乃命童子檢之視衆曰姑以是辭無罪焉可也然所
爲不人者備矣師使予今爲言又寧倏了以易此乎

制義選序

楊維斗曰文章莫妙於簡亦莫難於簡知言哉古之作者渾渾噩噩爾國家以制義取士使明道也時諸先達皆尙簡清真典雅卓然稱盛嘉隆稍縱萬末斯靡啓之乙丑矯之以子降而濫矣故維斗輩出亟亟尊經蓋救敝之術不朽之事也夫文章之道關乎世運古今相越卽渾噩之風末睹要不可不存其意豈惟制義然乎今欲復古莫先趨簡故余集所載一無

取乎冗長

又序

予不事制義久矣然睹今之作者竊惑焉故爲斯選以訓兒輔實不欲輔隨時俯仰也選成輔跽請曰夫子欲以簡復古固也而稱諸先達以清真典雅者何曰茲其所以簡也不雜不蔓故清不飾不倍故真不奏不佻故典不俗不野故雅唯清唯真唯典唯雅故簡也然則爲簡有道乎曰道在力學讀書明理之人識必中官言必居要故求之以博守之以約欲其自得之也選義按部考詞就班文章無餘蘊矣以斯爲簡不亦可乎非其道也毋乃太簡乎

左傳鈔序

予幼侍先大人京師少知讀書大人以漢文三百篇授予予受而讀之無間寒暑三年成誦不失一字及在虔南受左氏春秋傳亦如之今二十餘載往矣遭世多難德業不立而衰且病君父之恩無以報萬一暇思所誦書悉忘之爲儒而困殊可歎也咸林劉太室之仲子曰繼子甥也性敏而好書予因以左傳寫本授之繼也受而讀之將無亦如予之於昔

者乎然予幼而讀之長而不獲其用視不讀書者奚以異繼也其必有以用之則予一人而法戒備焉矣孔子於門弟子之賢以其子妻之予非敢爲況然安見以其子妻之而顧無所庸其教如門弟子也者繼也其毋以予困而有言不信也

秦漢文鈔序

文以理爲主氣爲輔其衰也則浮耳蕩耳浮且蕩奚文之能爲夫六經尚已先秦兩漢之文皆尚實故勲在當時名垂後世焉彼綵舟木騶所以不適於用者其實非也秦漢文鈔計篇三百皆予幼所受於先夫子者也今以授馮翊馬甥宛址誦數思索文在是矣宛址之先文莊公德業巍煥載在國史予讀其集顧不華而實所稱休休之度不虛爾乃今之務華者

卒靡及焉宛址有繼述之責者也聞予言其益知所勗哉

吳太翁暨配蘭孺人雙壽序

代雪崖

盈天地胞然而無間者仁之充也以之立於天地之間卓然而不渝者忠信之成也孔子重言仁而論學以忠信為主蓋忠信者進於仁之方也太和淳龐之代人不必全乎仁而忠信不失珥璋之士以道德文章自敦穆如也嗜慾不生機械不作無以逆其天常故其時多上壽傳曰仁無欲故靜唯靜故壽斯自然之徵也予嘗以是有感於天下之故而於華陰繼周

吳公有如見元紫芝之幸焉公伯子六翮與子壬午同舉於鄉恂恂謹謹步有則言有章予時心異之而甲申之變予以避亂潛華山之阿間從二三子侍公始得瞻公之貌察公行誼聞公義方之訓而益以稔夫吳氏之世以德顯有以也乃二三子則謂予兵燹之後俗漸澆漓日道諛爲僞而先民篤樸之風賴存之以式里閭者惟公一人巋然如魯靈光之在望矣比六翮之司理於襄陽也公戒之矣曰濟世無如仁

仁莫大於生人而不仁莫大於殺人先王之有刑也以致生非致殺也忠信以求之斯庶幾乎六翮有得於其言故今襄陽之刑稱平焉蓋公之存心與見諸事者素類如此歲辛丑公年七十八月廿有五日爲其懸弧之辰太夫人長於公五歲設帨之辰在十二月十有七日先是或有爲公壽者公不受賀曰吾有子在楚方拮据遠役吾思之惻然何以舉觴時六翮已爲德安郡丞有永衡之行故公念之云然二三子

則函書致予謂稱壽以言古也公不好世俗之儀唯以言庶不爲公所拒乃謬屬予具草將以九月之吉書之縑端以進予拜命脉脉歎焉曩予有事於楚過六翮於司理之署六翮鬱鬱不樂予訝之六翮曰吾有母在家今七十之辰將屆吾以宦羈曾不得承菽水歡其謂予何迨予道經華陰登堂拜太夫人壽而太夫人顧不受賀其言與公今日之言同吳氏之慈孝一揆也感人欲涕矣公性直而氣和於古今墳籍

靡所不覽而約之有道與人坦易無城府不爲藻繪靡曼其寢不悶其覺不驚故年逮古稀而矍鑠康腴有強年所弗若者太夫人明哲內蘊荆布自甘與公相莊如賓者迄今五十載無斁率諸子婦克勤克儉壺以內愉愉如也公嘗以明經對大廷爲扶風學博士爵者且以百里寄公矣公浩然賦歸不欲以珪紱易其田園之樂六翮之在襄陽兩迎太夫人而太夫人皆不就曰兒恪共厥職寧徒欲以珍綺稱能養乎

蓋公篤雍熙之軌不干仕進而太夫人齊德而隱則
并有冀缺龐公之風云予聞鄉先達有言禮之六曰
嘉嘉美也謂夫天下之至美可以稱道而頌說之者
皆嘉禮也書陳洪範壽首五福詩三百篇祝壽之詞
不乏夫壽之見於諸經者咸謂之美則其屬之嘉禮
也固宜屬之嘉禮而不備其文與詞是委諸草莽耳
予喜夫二三子之爲禮也又歎夫公與太夫人所自
爲壽之道以及吳氏之所以世其德者以爲不出於
仁與忠信之兩言而神仙導養服食圖卦并舉之術
不與焉公以是廸諸子若孫于庭而六翮奉之以行
蠻方雖遊於兵革玄黃之世而亨利永貞又奚以異
夫太和淳龐之際也予不文言不足以章公而二三
子學孔子之道者也亦幸毋以予爲徒言之爲也斯
公之志也夫

今文經傳

大文經傳 賦文無出字不致以窮人而二三

不致以窮人而二三

不致以窮人而二三

不致以窮人而二三

